

古

今

譚

槩

專愚部第四目錄

昏主

計七條

逃債

埋鏡

反賊

計二條

蠢父

蠢子

計三條

蠢夫

計四條

呆諭德

呆刺史

呆參軍

呆縣丞

計二條

呆主簿

智短漢

服槐子

誦判

拙對

商季子悟道

唐皎注官

檢覓鳳毛

門蠅 背龍

回回

不知忌日

性忘 計二條

性糊塗 計四條

馬速非良

不知骰色

周用齋事

廣東先達事

左道

事魔喫菜法

佛骨

方士 計四條

脉望

宋人鄭人等 計十條

楚王

蝦蟆爲馬

艾子

沈屯子

迂仙別記

計廿四條

物性之愚

計五條

專愚部

子猶曰，人有盜范氏鐘者，負之有聲，懼人之聞，遽自掩其耳。太行王屋二山，高萬仞，愚公年九十，面山而居，惡而欲移之。二事人皆以爲至愚。抑知秦政之鞭石爲移山，曹瞞之分香爲掩耳乎？彼自謂一世之英雄，孰知乃千古之愚人也。故夫揚廣與劉禪同亡，國忠與蒼梧齊蔽。平生兇狡，徒作笑柄。靜言思之，不愚有幾。集專愚第四。

○昏主

劉玄稱帝，羣臣列位，低頭以手刮席，汗流不止。

司馬文王問劉禪思蜀否，禪曰：「此間樂不思蜀，卻正教禪。」

若再問，宜泣對曰：「先墓在蜀，無日不思。」會王復問，禪如

正言，因閉眼。王曰：「何乃似卻正語？」禪驚視曰：「誠如尊命。」

大受用福人。

晉惠帝在華林園，聞蝦蟆墓聲，問左右曰：「此鳴者爲官乎？爲私乎？」侍中賈胤對曰：「在官地爲官，在私地爲私。」時天下荒饉，百姓多餓死，帝聞之曰：「何不食肉糜？」

晉陽失守，齊後主出奔，斛律孝卿請帝親勞將士，爲帝

撰辭且曰宜慷慨流涕感激人心乘既集帝不復記所受言遂大笑左右亦羣哈將士莫不解體

王太后疾篤使呼宋主子業子業曰病人間多鬼那可往太后怒謂侍者取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寧馨兒

隋兵入臺城羣臣勸依梁武見侯景故事後主曰吾自有計乃扶宮人十餘出景陽殿欲投井中袁憲及夏侯公韻苦諫不從以身蔽井後主與爭久之方得入軍人呼井不應欲下石乃聞叫聲以繩引之怪其太重乃與張貴妃孔貴嬪同東而上後人名為辱井初賀若弼拔

京口。彼人密啓告急。叔寶爲飲酒。遂不省之。高顯至。猶見啓在牀上。未開封也。叔寶既謁隋主。願得一官號。隋主曰。叔寶全無心肝。

楊玄感敗。帝命推其黨與。曰。玄感一呼而從者十萬。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則相聚爲盜耳。不盡加誅。無以懲後。由是所殺三萬餘人。帝後至東都。顧盼街衢。謂侍臣曰。猶大有人在。

笑話有獨民縣知縣。如楊廣之言。須作獨民國皇帝方可。○二劉晉惠皆土偶也。齊宋三主皆乳豎也。若

揚廣之才氣自足籠罩天下而不欲人多一語其愚
乃甚於前六主者迨星象示異而始引鏡自照曰奸
頭頸誰當斫之此話又前六主所不肯說者矣故天
愚可開人愚不可開

○○逃債埋錢

周赧王爲諸侯所侵逼名爲天子實與家人無異賞於
民無以償乃登臺避之因名曰逃債臺

宋明帝其奢費過度府藏空虛乃令小黃門於殿內埋
錢以爲私藏

周赧王是債主。宋明帝是地。戴玉。

○○反賊

張豐好方術。有道士言豐當爲天子。以五綵囊裹石繫豐肘。云石中有玉璽。豐信之。遂反。旣當斬。猶曰。肘後有玉璽。旁人爲椎破之。乃知被詐。仰天曰。當死無恨。

南燕慕容德建平四年。妖賊王始聚衆太山。自號太平皇帝。父罔爲太上皇。兄林爲征東將軍。秦爲征西將軍。德遣車騎將軍王鎮討擒之。人謂之曰。何爲妖妄。自貽族滅。父及兄弟何在。始曰。太上皇蒙塵在外。征東征西。

爲亂兵所殺。如朕今日復何聊賴。其妻趙氏怒曰：君止坐此口以至於死，如何臨刑猶自不革。答曰：皇后不達天命，自古及今，豈有不亡之國哉。行刑者以刀鑲築其口，始曰：朕今爲卿所苦，崩卽崩爾，終當不易尊號。

○ ○ 蠢父 蠢子

蘇州徐檢菴侍郎老而無子，晚年二妾懷孕，小言爭競，已墜其一矣。其一臨蓐欲產，徐預使日者推一吉時，以其尚早，勸令忍勿生。逾時子母俱斃。猶謂巨室子婦，誤受了小夫人性躁的虧。○養子不肖，有不如無。徐公

不愚，但不知老夫人。生徐公時，曾忍不會忍。

釋史：吳蠡子年三十，倚父爲生，父年五十矣，遇星家推父壽當八十，子當六十二，蠡子泣曰：我父壽止八十，我到六十以後，那真可泣一年靠誰養活。

徐公正防此一着。

韓非子云：東家母死，哭之不哀，西家子曰：社胡不速死。

吾哭之必哀。齊人謂母爲社

○○蠡夫

蒼梧繞孔子時人娶妻而笑，以讓其兄。

汝南蠻傳烏許人如是

烏許在廣州南交州北見南州異物志

揚國忠出使江浙逾年婦在家產男名拙國忠歸婦告以遠念成疾忽晝夢爾我交會因得孕國忠以爲夫婦相念情感所致歡然不疑

老賊多詐

平原陶丘氏娶婦色甚令復相敬重及生男婦母來看年老矣母既去陶遣婦頗急婦請罪陶曰頃見夫人衰齒可憎亦恐新婦老後必復如此是以相遣實無他也佛家作五不淨想亦是如此莫笑莫笑

越中一士登科，卽於省中娶妻。同年友問曰：新人安在？答曰：寄於湖上蕭寺。同年云：僧俗恐不便。答曰：已扃之矣。同年云：其如水火何？答曰：鎖鑰乃付彼處。

○呆諭德

唐順宗在東宮，韋渠薦崔阡拜諭德，爲侍書。阡觸事面牆，對東宮曰：某山野鄙人，不識朝典，見陛下合稱臣否？東宮笑曰：卿是宮僚，自合知也。

安祿山曰：臣不知太子是何官，類此。然彼詐愚，此真愚。

○○呆刺史

周定州刺史孫彥高被突厥圍城不敢詣廳文符須散發者於小廳接入鎖州宅門及報賊登壘乃身入櫃中令奴曰牢掌鑰匙賊來慎勿與

○呆參軍

杭州參軍獨孤守忠領租船赴都夜半急集船人至則無別語但曰逆風必不得張帆。

○○呆縣丞

南皮丞郭務靜初上與王慶業郭曰爾何姓慶曰姓王

須臾慶又來，又問何姓。慶又曰：姓王。郭怪愕良久，仰看慶曰：南皮左史總姓王。又一日，與主簿劉思莊語曰：夜來一賊從內房出，劉問亡何物。郭曰：無所亡。劉曰：不亡物，安知爲賊。郭曰：但見其踉蹌而走，未免致疑耳。

山東馬信由監生爲長洲縣丞，性朴實。一日乘舟謁上官，上官問曰：船泊何處。對曰：船在河裏。上官怒，咤之曰：真草包信。又應聲曰：草包也在船裏。

按信清謹奉法，一無所染，後以薦擢。至今縣治有去思碑焉。子猶曰：如此草包，豈不勝近來金囊玉篋。

○呆主簿

德清有馬主簿，本富家子，愚不諳事。忽一晚三更時，扣大令門甚急，令以爲非火，卽盜驚惶而出。簿云：我思四月間，田蠶兩值，百姓甚忙，何不出示，使百姓四月種田，十月養蠶，何如？今日十月間，安得有葉？簿無以對。徐云：夜深矣，請睡罷。自此後，每夜出，其妻必詒以倭子在外，不可出。遇聖節，其妻曰：可出行禮。簿搖手曰：且慢。且慢。有倭子在外。

○智短漢

則天朝，大禁屠殺，御史婁師德使至陝，庖人進肉，問何為有此。庖人曰：豺咬殺羊，師德曰：豺大解事，又進鱠，復問之。庖人曰：豺咬殺魚，師德叱曰：智短漢，何不道是獺。

○服槐子

道士黃可孤，寒朴野，嘗謁舍人潘佑，潘教以服槐子，可豐肌却老，未詳言服法。次日潘入朝，方辨色，見槐樹煙霧中有人，若猿狙狀，追視之，可也。怪問其故，乃擁槐條對曰：昨蒙指教，特齋戒而撥之。潘大噱而去。

○誦判

周沈子榮誦判二百道，赴天官試，竟日不下筆。人問榮曰：「與平日誦判絕不相當，有一道事蹟同而人名別，遂曳白而出。」來年選判水碓，又閣筆。人問榮曰：「我誦水碓是藍田，今富平，如何？」下筆。

○拙對

諧史：河南一士夫，延師教子。其子不慧，出對曰：「門前綠水流將去。」子對云：「屋裏青山跳出來。」士夫甚怒。一日，士夫偕館賓詣一道觀拜客。道士有號彭青山者，脚踏聞士夫至，跳出相迎。館賓謂士夫曰：「昨今公子所謂屋裏。」

青山跳出來。信有之矣。士夫乃大笑。

○商季子悟道

商季子篤好玄。挾貲遊四方。但遇黃冠士。輒下拜求焉。偶一猾覷其貲。自炫得道。誘之從遊。季子時時趣授道。猾以未得便。唯唯而已。一日至江滸。猾詒云。道在是矣。曰何在。曰在舟檣杪。若自升求之。乃置貲囊檣下。遽援檣而升。猾自下抵掌連呼。趣之曰。升升。至杪。猶趣曰。升。季子升無可升。忽大悟。此理只在實處。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抱檣歡呼曰。得矣。得矣。猾挈貲疾走。季子既下。猶

歡躍不已。觀者曰：咄，彼猾也。挈若貲去矣。季子曰：否，否，吾師乎。吾師乎。此亦以教我。

○唐皎注官

貞觀中，唐皎除吏部侍郎，常引人入銓，問何方穩便。或云：「其家在蜀，乃注與吳。」復有云：「親老先住江南，卽唱之。」隴右有一信都人希河朔，因詒云：「願得江淮，卽注與河北。」一尉由是大爲選人所欺。

○檢覓鳳毛

宋武帝嘗稱謝超宗殊有鳳毛。

超宗父名鳳

右衛將軍劉道

隆在坐、出候超宗曰、聞君有異物、欲覓一見、謝謙言無有、道隆武人、正觸其父諱、曰、方侍宴至尊、說君有鳳毛、謝徒跪還內、道隆謂檢覓鳳毛、待至暗而去。

○ ○ 門 蠅 背 龍

北史、庫狄伏連居室、患蠅、杖門者曰、何故聽入、左右皆蟬營之輩、偏自不覺。

宋仁宗時、大名府有營兵、背生肉、蜿蜒如龍、時程天球判大名、見之、駭曰、此大犯禁、乃囚其人於獄、具奏於朝、上覽其奏、笑曰、此贅耳、何罪、卽令釋之。

周世宗以方面大耳爲罪、背肉如龍、真可疑矣、

○○回回

夷人黨護族類、固其習性同然、而回回尤甚、京師隆福寺成、民人縱觀、寺僧雲集、一回回忽持斧上殿、殺僧二人、傷者二三人、卽時執送法司鞫問、云、見寺中新作輪藏、其下推轉者、皆刻我教門形像、憫其經年推運辛苦、是以讎而殺之、

孔子惡作俑、這回子惱得不錯、

○○不知忌日

權龍褒不知忌日、謂府吏曰、何名私忌、對曰、父母亡日、請假、布衣蔬食、獨坐房中不出、權至母忌日、於房中靜坐、有青狗突入、大怒曰、衝破我忌日、更陳牒、改作明朝、好作忌日。

○依桓玄不立忌日、惟立忌時、更便、或謂桓玄非禮、余笑曰、今士君子之輩、不忌日、不忌時、專一忌刻、又何也。○金熙宗時、移書宋境曰、皇帝生日、本是七月、今爲南朝使人、冒暑不便、已權作九月一日、若生日可權、忌日亦可改矣。

唐文宗開成元年詔曰去年重陽取十九日今改九月十三日爲重陽又張說上大衍曆序宋璟上千秋表并以八月五日爲端午蘇子瞻云菊花開時卽重九在海南藝菊九畹以十一月望與客泛酒作重九古人不拘類如此在今日則爲笑話矣

○性忘

唐三原令閻玄一性忘曾至州於主人舍坐州史前過以爲縣典也呼欲杖之史曰某州佐也玄一慚謝須臾縣典至玄一疑卽州佐也執手引坐典曰某縣佐也又

慚而止。

唐臨朐丞張藏用善忘嘗召一匠不至大怒使擒之匠既到適鄰邑令遣人齎牒來藏用讀畢便令剝齋牒者笞之至十起謝杖因請其罪藏用方悔其誤乃命里正持一器飲之而更視他事少頃忽見里正指酒曰此何物里正曰酒也藏用曰何妨飲之里正拜飲藏用遂入衙齋齋牒人竟不得飲扶杖而出。

○性糊塗

沂州刺史李元晶怒司功却承明欲笞之先令屏外剝

進承明狡猾，值博士劉琮來，詔以上怒來遲，令汝剝入。琮璉以爲實，便脫衣，承明轉遣吏卒擒進，乃自逸。元晶見剝至，輒命杖數十。琮璉起謝曰：「蒙恩賜杖，請示罪名。」元晶始覺誤笞，怒曰：「爲承明所賣，亦不追治。」

唐張利涉晝寢，忽驚覺，索馬入州，叩刺史鄧憚謝曰：「聞公欲賜責死罪死罪，憚曰：『無之。』」涉曰：「司功某甲所言也。」憚大怒，呼某甲欲加杖，甲苦訴無此語，涉乃徐悟，前請曰：「望公捨之，涉恐是夢中見說耳。」

王皓，字季高，少立名行，性懦緩，曾從齊文宣北伐，乘一

赤馬旦蒙霜氣遂不復識自言失馬虞侯爲求不獲須
臾日出馬體霜盡繫在目前方云我馬尚在

李文禮性遲緩時爲揚州司馬有吏自京還得長史家
書云姊亡李倉卒聞之使大慟吏曰是長史姊李徐悟
曰我無姊向亦怪道

不是性緩還是性急○無姊且哭况有姊乎李公定
多情者

○馬速非良

李東陽嘗得良馬送陳師召騎入朝歸成詩二章怪而

選其馬曰吾舊所乘馬朝回必成六詩此馬止二詩非良也東陽笑曰馬以善走爲良公思之良久復騎而去
○不知骰色

李西涯嘗與陳師召擲骰得么指曰吾度其下是六反之果六色色皆然師召大驚語人曰西涯天才也或曰詒公耳上么下六骰子定數何足爲異師召笑曰然則我亦可爲因詒西涯西涯已先度其必至別置六骰錯亂其數矣師召屢揣之不中乃歎曰公真不可及也豈欺我哉

○○周用齋事

崑山周用齋先生性絕騷幼時每爲同學誘至城上則盤桓而不能下其處館也值黃梅時見主家暴衣問其故曰凡物此候不經日色必招濕氣周因暴書囊并啓束脩陳之館童竊數件去周往視訝其減少童詒云爲烈日所銷耳偶舟行見來船過舟甚速訝問之僕以兩來船對乃笑曰造舟者何愚也倘盡造兩來船豈不快耶後成進士過吏部堂令通大鄉貫周誤以爲大鄉官乃對曰敝鄉有狀元申瑤老吏部知其騷麾使去出謂

同人曰，尚有王荆老未言。適堂上色頗不豫，想爲此也。

又曾往婁東弔王司馬。

時元美遠先司馬之難。

誤詣王學士宅，

以省親在告。學士錦衣出迓，周不審視，遽稱尊公可憐者。再學士曰：老父幸無恙，周曰：公尚未知算人耗耶？已爲朝廷置法矣。學士笑曰：得無弔鳳洲乎？周悟非是，急解素服言別。學士命繳原刺，周曰：不須見還，卽煩公致意可也。其憤憤多此類。

又聞先生諸事憤憤，獨工時菘，初仕爲縣令，旣升堂端坐不語，吏請僉書以嘗之，周怒曰：賊狗奴，纔想得。

一佳破爲汝攪亂矣。偶有迎謁道中爲一門子所誘，識其味，旣歸鄉，童僕皆蔑遠之，獨老門公殷勤啓事，遂與之暱，無節，因病死。

○廣東先達事

羅汝珍言其鄉肉價每觔一分八釐，有先達爲下所欺，必用三分，偶於他席上談肉甚貴，主人云不貴也，止一分八釐耳，歸以責僕，僕曰有之，但非佳肉，明日如數市，臭肉以進，食之不美，更不忍他席所食之佳，輒准前價，又使僕鑿銀，每偷取輒詒曰銀散則折也。某未信，明日

僕乃取大銀鑿而未殊者子曰裂如許大孔能不折乎
○左道

晉孫泰師事錢塘杜子恭子恭有異術嘗就人借瓜从
其主求之子恭曰當卽相還既而刀主行至嘉興有魚
躍入船中破之得刀子恭死泰傳其術及泰爲道子所
誅其從子恩逃入海衆謂泰蟬蛻仙去就海中從恩後
寇臨海爲太守辛景所破窮蹙自沈於海而死妖黨及
妓妾皆謂之水仙○全○兵○不○悟相隨溺者以百數

○事魔喫菜法

事魔食菜法其魁爲魔王佐者曰魔翁魔母以張角爲祖雖死湯鑊不敢言角字謂人生爲苦若殺之是救其苦也謂之度人度人多則可以成佛卽身被殺又謂得度由是輕生嗜殺方臘之亂其徒肆起

○佛骨

唐懿宗遣使迎佛骨有言憲宗迎佛骨尋晏駕者上曰朕生得見之死亦無恨比至京降樓膜拜流涕沾臆佛牙是金剛鑽佛骨又是何物

○方士

客有教燕王爲不死之道者。王使人學之。學未就而客死。王大怒。誅之。王不知客之欺已。而誅學者之晚也。釋史鍾生好仙。多方學修煉之術。每向人曰。做得半日仙人而死。亦所瞑目。

李抱貞晚喜方士。餌孫季長所治丹。至二萬丸。遂不能食。且死。以彘肪穀漆下之。疾少間。益服三十丸而卒。

雷都一守備建玉皇閣於私第。延方士煉丹。方士知其有玉縑環。價甚高。詒曰。玉皇好繫玉縑環。卽獻之。方士并竊丹鼎而去。時許石城作詩嘲云。堆金積玉已如山。

又向仙門學煉丹。空裏得來空裏去。玉皇原不繫絲環。
○脉望

北夢瑣言。張敷尚書少子。嘗聞壁魚入道函中。蠹食神
仙字。身有五色。是名脉望。吞之則仙。遂多書神仙字。碎
剪入瓶中。捉壁魚投之。冀其蠹食。不能得。忽成心疾。

○宋人鄭人等

宋有澄子者。亡緇衣。求之途。見婦人衣緇者。輒欲取之。
婦人不與。澄子曰。子不如速與我。我所亡者。紡緇也。今
子衣禪緇也。以禪緇當紡緇。子豈不得哉。

鄭縣人賣豚，人問其價，曰：道遠日暮，安暇語汝。

郢人欲爲大室，使人求三大圍之木，人與之車轂，跪而度之，曰：大雖有餘，長實不足。

魏人夜暴疾，命門人鑽火，是夕陰暝，督促頗急，門人忿然曰：君責人亦大無理，今闇如漆，須得火照之，可覓鑽火具耳。

鄭人有欲買履者，先且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市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歸取之，及反，市罷，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試之以足，曰：寧信度，無自信也。

鄭縣人卜子使其妻爲袴，請式，曰：象故袴，妻乃毀其新，令如故袴。

鄭人有得車輓者而不知其名，問人曰：此何種也？曰：車輓，俄而復得一，又問之曰：車輓，怒曰：是何車輓之多也？以爲欺已，因與之鬪。

漢人過吳，吳人設筍，問知是竹，歸而煮其牀，黃不熟，曰：吳人輓輓欺我如此。

昔有越人善酒，生子方晬，其母浮之水上，人怪問之，則曰：其父善酒，子必能之。

○周之世卿。趙之使將。皆越姬之智也。

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刻其舟曰：是吾劍所墜處也。舟去及畔，從刻處入水求之。

此與膠柱鼓瑟，守株待兔，皆戰國策士之寓言也。

○楚王

楚王佩玦逐兔，患其破也。因佩兩玦以爲豫，兩玦相觸，破乃愈迅。

○蝦蟆爲馬

伯樂今其子執馬經畫，謀求馬，經年無似者，更求之，得

一大蝦蟆歸白父曰得一馬隆顛跌目脊郁縮但蹄不
如累趨伯樂笑曰此馬好跳躑不堪御也

○艾子

齊人獻木履於宣王略無刻斲之迹王曰此履豈非出
於生乎艾子曰鞋植是其核也

○沈屯子

沈屯子入市聽唱書至楊文廣被圍柳城內乏糧外阻
救蹙然與歎不已友拉之歸日夜憂念不置曰文廣圍
困至此何由得解家人因勸出遊以紓其意忽見擔竹

入市者則又念曰竹末甚銳道上行人必有受其刺者歸益憂病家人爲之請巫巫曰稽冥籍若來世當輪迴作女人所適夫麻哈回也貌甚陋沈憂病轉劇親友來省者慰曰善自寬病乃愈耳曰若欲吾寬須楊文麋圍解負竹者歸家麻哈回作休書見付乃得也

○迂仙別記

吳下張夷令所錄
余誦其尤廿四條

迂公出遭酒人於道見毆但又手聽之終不發言或問公何意曰儻然我自抵命吾正欲其爾爾

迂公與衛隱君奕衛着白子公大敗積死子如山枰中

一望浩白、公痛懊曰、老子命蹇、拈着黑棋。

陳孝廉喜奕、公以棋劣、故得近、每受饒四子、一日奕罷、公適輸四子、色然驚、顧曰、頃若不見饒、定是和局。

公過屠肆、見砧旁棋局甚設、一癩頭奴取子布筭、公便跨櫃坐、與奴奕、大敗、拈子擲地、欲碎其局、奴曰、此主人棋、何與爾事、公曰、若然、卽敗亦何與我事、便回面作喜、拾子更着。

煙鎖池塘柳、五字寓五行、昔稱鯨對、公一日誇向客曰、吾得所以對之矣、莫粟陳獻忠、意取東西南北中也。

鄉居有偷兒夜瞰公室，公遽歸，遇之，偷兒大恐，棄其所衣，羊裘而遁。公拾得之，大喜，自是羊裘在念。入城，雖丙夜必歸，至家，門庭晏然，必蹙額曰：「何無賊！」

公性酷忌僧。口諱僧字，遇諸途，必索水滌目，如狹巷不及避，肩相摩，必解衣浣之。七日而後服，有餽以詩扇者，中有竹院逢僧之句，輒擲還曰：「咄！此悔君當自受之。」

張夷令曰：「如今和尚慣持疏簿，見之果是悔氣。」

嘗集謝光祿所，試雨前新芥，坐客虛吸，緩引，尋味良苦。獨到公纔上口，碗脫手矣。光祿曰：「好知味者。」公曰：「吾去。」

年飲法亦如是。

公讀書未識字，每附會知文，見制義，輒胡亂甲乙之，嘗謂謝茂才曰：凡文章以趣勝，須作得有趣，纔有趣，若作得無趣，便無趣矣。謝曰：善。遂書諸紳，終身誦之。

黃駕部園中鑿池起土，累岍如丘，草叢生之。公一日游池上，握衣撥草而過，心厭之，謂黃曰：爾時開池，何必挑土，不挑是草，應在水底矣。

楊太醫妄稱詩高，咏其立夏詩云：昨夜春歸去，今日景風生。公聽之，驟徵其解，或戲應曰：此令親何景峰諱春。

者昨夜惡發暴亡。今日再生。太醫作詩慶之耳。公徑起。急走詣何。值何正噉飯。公雪涕被面。掣其筯曰。兄魂魄初復。神觀未定。飯且少進。何大怪。疑以爲祟。且唾且罵。驅閉門外。公怒。遂與何絕交。

公病目。將就醫。適犬臥階陰。公跨之。誤躡其項。狗遽嚙公裳。裂。公舉似醫。醫故熟公。調之曰。此當是狗病目耳。不爾。何止敗君裳。公退思。吠主小事。暮夜無以司儆。乃調藥。先飲狗。而以餘瀝自服。

汪刺史自官還。公謁之。偶有執贄刺史者。中有雙鵝。少

選鵝以喙插翅而伏。公忽訊刺史曰：使鵝作夢，還復夢鵝否？刺史大笑曰：君夜來何夢？

馬肝有大毒，能殺人。故漢武帝云：文成食馬肝而死。客有語次及此者，公適聞之，發辯曰：客誑語耳。肝故在馬腹中，馬何以不死？客戲曰：馬無百年之壽，以有肝故也。公大悟，家有畜馬，便剝其肝，馬立斃。公擲刀歎曰：信哉毒也，去之尚不可活，况置肝乎？

公嘗宴客，酒酣，隱几熟睡。及覺，便謂經宿。張目視客曰：今日未嘗奉招，何復見降？客曰：怪君昨日不送客耳。

嘗過袁洗馬，見袁手把一編，且閱且走。公便問何書。洗馬曰：「廿一史。」公曰：「吾久聞廿一史名，意謂兼車充棟，看來百餘葉耳，幸便借我抄訖送還，何如？」

里中有富家行聘，盛筐篚而過公門者，公夫婦竝觀之。相謂曰：「吾與爾試度其幣金幾何。」婦曰：「可二百金。」公曰：「有五百。」婦謂必無，公謂必有，爭持至久，遂相詈。既，婦曰：「吾不耐爾，竟作三百金何如？」公猶詬諄不已，鄰人共來勸解。公曰：「尚有二百金，未明白，可是無事。」

公嘗醉走，經魯參政宅，便當門嚙咳，其闈人呵之曰：「何」

物酒狂、向人門戶泄瀉、公睨視曰、自是汝門戶不合、向我口耳、其人不覺失笑曰、吾家門戶舊矣、豈今日造而對汝口、公指其嘴曰、老子此口頗亦有年。

兄試南都、將發榜、命公往偵之、已而獲薦、公注目勝紙、略不移瞬、至日暮、猶不去、兄急令人尋索、見公於勝下、瞻矚甚苦、呼之曰、胡不去、守此何益、曰、世多有同姓名人、吾去、設有來冒兄名者、可若何。

雨中、借人衣着之出、道凜失足、跌損一臂、衣亦少污、從者掖公起、爲之摩痛甚力、公止之曰、汝第取水來澌吾

衣臂壞無與爾事從者曰身之不恤而念一衣乎公曰臂是我家物何人向我索註

公家藏宋箋數幅偶吳中有名脚善書畫者至或諷之曰君紙佳甚何不持向其公索其翰墨用供清玩公曰爾欲壞吾紙耶蓄宋箋固當需宋人畫

久雨屋漏一夜數徙牀卒無乾處妻兒交詬公急呼匠者葺治勞費良苦工畢天忽開霽竟月晴朗公日夕仰屋歎曰命劣之人纔葺屋便無雨豈不自折了也

家有一坐頭絕低矮公每坐必取甕片支其四足後不

勝煩。忽思得策。呼侍者。務置樓上坐。及坐時。低如故。乃曰。人言樓高浪得名耳。遂命毀樓。

廣記。甲乙鬪。乙被雷下鼻。訟之官。甲稱乙自雷。官曰。人鼻高口低。豈能雷乎。甲曰。彼踏牀子就雷之。似此。丁未閏六月朔。雷雨大作。公阻王孝廉齋中。抵暮不得返。響聲曰。閏月天地之餘數耳。奈何認真若此。而風雨雷霆之不憚煩也。

○物性之愚

交趾異物志。翠鳥先高作巢。以避患。及生子。愛之恐墜。

稍下作巢。子長羽毛，復益愛之。又更下巢，而人遂得而取之矣。水經注：猩猩知往而不知來，山谷間常數十爲羣。里人以酒并糟設於路側，織草爲屨，更相連結。猩猩見酒及屨，知里人設張，則知張者祖先姓字，乃呼名云：奴欲張我，捨而去。復自再三相謂曰：試共嘗酒，及飲其味，遠乎醉，因取屨着之而躓，乃爲人擒，無遺者。鱗魚入網，輒伏者，惜其鱗也。

白鷗愛其尾，棲必高枝，每天雨，恐污其尾，堅伏不動。雨久，多有饑死者。又孔雀愛尾，潛則露尾，人因取之。

蟲有虺者一身兩口爭食因相齧以死

獸有孫小而善緣利爪虎首癢輒使孫爬搔之久而成穴虎殊快不覺也孫徐取其腦啖之而以其餘奉虎虎謂其忠益愛近之久之虎腦空痛發跡孫孫則已走避高木虎跳踉大吼乃死

○翠鳥姑息之父也猩猩多慾之人也石崇之拒孫秀
鱗魚也孫景卿之守財白鷗也蔡元長父子其虺乎
周之用榮夷唐之任裴延齡其虎之孫乎

專愚部 終

謬誤部第五目錄補遺

祠廟 計四條

蔡伯喈

茶神

鬼誤 計二條

凶宅誤 計二條

廬山精

驚潮

甘子布

皮遐叔

同姓議婚 計二條

疑姓

兄弟誤 計二條

意氣

誤食

雞舌香

常春藤

醫誤

誤造 計二條

陳太常 計七條

翁肅

犯胡諱 計二條

犯名 計三條

一日觸三人

姓誤

語誤 計二條

五字皆錯 計二條

瞻字不識

放生池記

射策誤 計二條

詩鬼正誤

高塘

草訣百韻歌

吏牒

馬疑司馬

王彥輔塵史乖謬二事

誤答

誤駁

譯誤

防誤得誤

不誤爲誤

計二條

不誤反誤

誤而不誤

計三條

不伏誤

誤福

怯誤爲勇

父僧誤

婆姦媳

羅長官

誤哭

訛言

蠅虎冤

馬
宛

謬誤部

子猶曰謬誤原無定名譬之鄭人爭年後息者勝耳
喙長三尺則枕流漱石語自不鎖若論災發妖興賊
民橫路卽太極之生天生地生人亦是第一誤事將
誰使正之齊有人命其狗爲富命其子爲樂方祭狗
入於室叱之曰富出其子死哭曰樂乎樂乎人以爲
誤也而孰知其非誤也然而不可謂非誤也夫不誤
猶誤何況真誤集謬誤第五

○祠廟

歐公歸田錄云。世俗傳訛。惟祠廟之名爲甚。今成都顯聖寺者。本名蒲池寺。周顯德中。廣之。更名顯聖。而俚俗多沿舊名。今傳爲菩提寺矣。江中有大小孤山。以獨立得名。而世俗傳孤爲姑。江側有大石磯。謂之澎浪磯。遂傳爲彭郎磯。云彭郎。小姑娘也。子嘗登小孤廟。像乃一婦。而勅額爲聖母廟。豈止俚俗之謬哉。西京龍門山夾伊水上。自端闕望之。如雙闕。故謂之闕塞。而山口有廟。曰闕口。予嘗見其廟象甚勇。手持屠刀。尖銳。按膝而坐。問之云。此乃闕口大王也。此尤可笑。

汲郡有肖像三仁并及高紂者謂之四王。

○陳錫玄曰推此類知淫祠之可毀者多矣。

涇州有杜拾遺廟後訛爲杜十姨塑婦人像邑人以五撮鬚相公無婦移以配之五撮鬚蓋伍子胥也又江陵村事子胥誤呼伍髭髯乃塑五丈夫皆多鬚者每禱祭輒云一髭髯二髭髯至五髭髯。

謝在杭曰閬州有陳拾遺廟乃陳子昂也訛爲十姨更肖女像崇奉甚嚴拾遺之官誤人如此子昂屈爲婦人猶可獨奈何令子美爲鴟夷子妻乎。

陳州厄臺寺相傳孔子絕糧處舊榜文宣王因風雨洗
剝但存王字及宣字下一畫僧遂附會爲一字王佛
爲傳一貫故稱一字王有何不可又元史載西南夷
惟白人一種好佛胡元收附後分置路府詔所在立
文廟蠻目爲漢佛米元章寫高麗經亦以孔子爲佛
顏淵爲菩薩則稱佛又宜矣○宋吏胥輩以蒼頡造
字故祖之每祭呼爲蒼王更可笑

○○蔡伯喈

江南一驛吏以幹事自任典郡者初至吏曰驛中畢備

請閱之。刺史入酒室，見一像，問之，曰：是杜康。又入茶室，見一像，問之，曰：是陸鴻漸。刺史大喜。又一室，諸菜畢，備亦有一像，問之，曰：蔡伯喈。刺史大笑，曰：此不必。

若到飯堂，必肖米元章像。到馬坊，必肖司馬遷像矣。子進士則謁外親於汧陽，未至十餘里，飯於野店，旁有紫荆樹，村民祠以爲神，呼曰紫相公。則烹茶，因以一杯置相公前，策馬徑去。是夜夢峨冠紫衣人來，見自陳紫相公，主一方菜蔬之屬，隸有天平吏掌豐，辣判官主儉。然皆嗜茶，而奉祠者鮮，供此品，蚤蒙厚飲。

可謂非常之患。國口占贈詩有降酒先生丰韻高。攪銀公子更清豪。之句。蓋則是日以小分鬚銀匙打茶。故曰爲攪銀公子。則家蔬圃中祠之。年年獲收。菜室中宜設此像。

○茶神

唐傳載云、時有常茶之家、陶爲陸羽像、置湯器間、謂之茶神、有交易、則以茶祭之、無則以釜湯沃之。

○思誤

謠浪、楚俗信鬼有病必禱焉、嘗夜禱於北郭門外、好事

者遇之、竊劈身於莽、而投以砂礫、禱者恐稍遠去、益持
益遠去、迺撰其肉而食焉、人以爲靈也、禱益盛、而北郭
門之靈鬼遂著、其後禱者不失肉、卽反謂鬼不享而憂
之、

續笑林有赴飲夜歸者、值大雨、持蓋自蔽、見一人立簷
下、灑卽投傘下同行、久之、不語、疑爲鬼也、以足擦之、偶
不相值、愈益恐、因奮力擠之、橋下而趨、值炊糕者晨起、
亟奔入其門、告以遇鬼、俄頃復見一人、徧體沾溼、踉蹌
而至、號呼有鬼、亦投其家、二人相視愕然、不覺大笑、

○凶宅誤

袁繼諫郎中，頃居青社，假一第，素多凶怪，昏曉即不敢出戶庭。合門驚懼，忽一夕聞吼呼，若甕中聲，至濁，舉家怖懼，謂其必怪之尤者，穴窺之，是夕月晦，見一物蒼黑色，來往庭中，似黃狗身，而首不能舉，迺以鏡擲擊其腦，忽轟然一聲，家犬驚吼而去，蓋其日莊上輸油至，犬以首入油甕中，不能出故也。舉家大笑，遂安寢。

洪都村中一大家，屢樓崇敞，每夜聲響特異，以爲妖，避而虛其室，有道士過門，稱自龍虎山來，其家大喜，邀入

與約妖除當厚酬道士入居之夜見碩鼠尾巨如椎踉
入破柱從柱擊出斬之蓋鼠尾始被蓄流血行沙中露
沙重既乾巨如椎其作響皆是物非妖也道士乃山下
鬻屨符者幸獲重賂其名遂著

○廬山精

裨史唐劉秉仁爲江州刺史自京將一橐駝至郡放之
廬山下野人見而大驚鳴鼓率衆射殺之乃以狀白州
曰某日獲廬山精於某處劉命致之乃所放駝耳

○驚潮

海上每遇八月秋濤大作潮聲夜吼震撼城市至正間有達魯不花者初至聞此夜不敢臥因呼門者問之門者從睡中應曰潮上來也既覺自知失答連曰禍到禍到狂走而出不花驚趨入內呼其妻曰本冀作官榮耀不意今夕共作水鬼合門號慟外巡徼聞哭以爲有變傳報正佐諸官皆顛倒衣裳來救乃叩門不花恐水湧入堅閉不納同僚破扉排牆而入見不花夫婦及奴婢皆升屋大呼救我同僚詢知其實忍笑而散

○甘子布

益州進柑，例以紙裹，後長史易布，猶慮損壞，俄有御史
姓甘，名子布者，至驛，驛吏馳報，長史疑勅，御史來推布
裹柑子事，參謁後，但叙布裹柑子爲敬，御史初不解，久
方悟，付之一笑。

○皮遐叔

盧尚書弘宣與弟盧衢州簡辭同在京，一日衢州蚤出
歸，尚書問有何除改，答云：無大除改，惟皮遐叔蜀中刺
史，尚書不知皮是遐叔姓，謂是宗人，低頭久之，曰：我弭
節當家，沒處得盧皮遐來，衢州爲言之，皆大笑。

○同姓議婚

唐張守信爲餘杭守，愛富陽尉張瑤，欲以女妻之，爲具衣裳矣。女之保母問曰：欲以女適何人？守信以張瑤對。保母曰：女婿姓張，不知主翁之女何姓？守信方悟，乃止。唐御史李逢年娶婦鄭，不合，去之，嘗屬益府尹曹李睨，更求一婦。睨言：兵曹李扎妹新寡，可娶。叩扎，扎亦許諾。約日成婚，及期，逢年飾裝往迎，中道忽驚曰：李睨過矣。因詰睨曰：君思扎妹爲復何姓？睨亦驚，過李扎曰：吾乃大誤，但知爲公求好婿，爲御史求好婦，都不思姓氏，各

懊恨而退。

○○疑姓

陽伯博任山南一縣丞，其妻陸氏，名家女也。縣令婦姓伍，他日會諸官之婦，既相見，縣令婦問贊府夫人何姓，答曰：姓陸。次問主簿夫人，答曰：姓戚。縣令婦勃然入內，諸夫人不知所以，欲却回，縣令聞之，遽入問其婦，婦曰：贊府婦云姓陸，主簿婦云姓戚，以吾姓伍，故相弄耳。餘官婦賴吾不問，必曰：姓八姓九矣。令大笑曰：人各有姓，復令婦出。

令婦所疑不錯，只是不合姓伍，子猶曰：姓六姓七，正是兩家謙讓處，還是令婦錯怪。

○兄弟誤

張伯喈、仲喈兄弟貌絕相類，仲喈妻妝竟，忽見伯喈，戲曰：今日妝好不，伯喈曰：我伯喈也。妻急趨避，須臾又見伯喈，復以為仲喈，告云：向大錯誤。伯喈曰：我故伯喈。

長洲劉憲，劇瀟之族，有兄弟二人，初本學生，貌極相肖，市有鬻青梅者，梅甚大，其兄戲與決賭云：能頓食百顆，市人云：果爾，當盡以擔中梅相餉。劉食其半，佯稱便旋。

入門而其弟代之出。食至盡。衆莫能辨。遂爲所勝。

○○意氣

虞曠父爲孝武侍中。帝從容謂曰。卿在闕下。初不聞有獻替。虞家富近海。誤謂帝望其意氣。對曰。天時尚煖。魚鼈蝦鮓未可致。尋常有獻。帝撫掌大笑。

餽獻曰意氣二字亦新。

○誤食

王敦初尚主如廁。見漆箱盛乾棗。本以塞鼻。王謂廁上亦下果。遂至食盡。旣還。婢挈金澡盤盛水。琉璃盤盛澡

豆因倒著水中而飲之，謂是乾飯，羣婢掩口。

○雞舌香

桓帝侍中廼存，年老口臭，上出雞舌香與舍之，雞舌頗小，辛螫，不敢咀嚼，嫌有過，賜毒歸舍，辭訣，家人哀泣，其知其故，求舐其藥，出在口香，乃咸嗤笑。

○常春藤

唐姜撫云：服太湖常春藤，終南山早藕，可長生。玄宗詔使自求之，民間以藤漬酒，多暴死，撫逃去。

宣和間，王定觀好學能詩，少年爲殿中監，寵甚渥，一

日召入禁中，曰：朕近得異人製丹砂，服之可以長生。煉治經歲，色如紫金，卿爲試之。定觀忻躍拜命，取而服之。纔下咽，覺胸中煩燥之甚。俄頃，煙從口出，急扶歸。已不救。既殮，聞柩中剝啄聲，莫測所以。已而火出其內，頃刻遂成烈焰，屋廬盡焚。延燎十數家，方息。異藥之謬人類如此。

○醫誤

金華戴元禮，國初名醫，嘗被召至南京，見一醫家迎求溢戶，耐應不閒。戴意必深於術者，注目焉。按方發

劑皆無他異，退而怪之。日往視焉，偶一人求藥者，既去，追而告之曰：「臨煎時，下錫一塊，麾之去，戴始大異之，念無以錫入煎劑法，特叩之，答曰：『是古方，戴求得其書，乃錫字耳。』戴急爲正之。」

○誤造

貞元中，給事中鄭雲達與國醫王彥伯鄰居，嘗有蕭俛求醫，誤造鄭，鄭爲診之曰：「熱風頗甚，又請藥方。」鄭曰：「藥方卽不如東家王供奉。」俛既覺失錯，驚趨趨出。是時京師有乖儀者，必曰熱風。

唐臨濟令李回娶張氏，張父爲廬州長史，告老歸，以壻薄其女，往臨濟辱之，誤至金節縣，入廳大罵，邑令驚惶，使執而鞭之，困極，乃告以故，令馳報回，回至乃解。

北齊劉臻位儀同，恍惚多誤，有劉訥者，亦任儀同，俱爲太子學士，臻住城南，訥住城西，臻欲尋訥，謂從者曰：汝知劉儀同家乎？從者謂臻欲還家，於是引之而去。既叩門，尚未悟，猶謂至訥家，乃大呼曰：劉儀同可出矣。其子迎於門，臻驚曰：汝亦來耶？子曰：此是大人家，於是顧盼久之，乃悟，始叱從者曰：汝無大意，吾欲

造劉訥取

○○陳太常

陳音字師召，莆田人，有文行而性恍惚。一日朝回，語從者曰：「今日訪某官，從者不聞，引轡歸舍。師召謂至其家矣，升堂周覽，曰：『境界全似我家。』又觀壁間畫，曰：『我家物緣何掛此。』既家僮出，叱之曰：『汝何亦來此。』僮曰：『故是家。』師召始悟。

陳師召檢書，得友人招飲帖，忘其昔所藏也。如期往，累茶不退，主人請其來，故曰：「赴若飲耳。」主人許之，難於致。

詰具酒飲罷。方憶去年此日曾邀飲也。

下次請此等客。只是口邀。

刑部郎中浙江楊某字文卿。而山西楊文卿爲戶部郎中。一日浙江楊氏招師召飲。而師召造山西楊氏。時文卿尚寢。聞其來。亟起迎之。坐久。師召不見酒肴。乃謂曰。觴酒豆肉足矣。毋勞盛饌。文卿愕然。應曰諾。入告家人。使治具。俄而浙江使人至。自以主翁久候。師召始悟曰。乃汝主耶。吾誤矣。一笑而去。

陳師召嘗信宿具饌邀客。早盡忘之。遷造其家。雙陸將

午不申宿約客反治具留餐頃之家人來促上席師召未審視疑是別家來招怒謂之曰汝請我主人去我竟何如

陳師召清旦入朝幘寘冠纓於背及見同僚垂纓俯視頷下怪其獨無一人遠持纓而正曰公自有纓但無背後眼耳李西涯贈詩有十年猶未識冠纓之句

陳音不事修饌蓬垢自喜官四品夫人需得金獅緋袍不知爲武臣服公亦不察衣袍肖僕李西涯見之遽題曰觀其鬢則齊觀其衣則非若人也可信而可疑使蓬

其髮更其衣。嗚呼庶幾。

陳音嘗考滿。誤入戶部。見入稅銀者。驚曰。賄賂公行。至此已極。

○翁肅

閩人翁肅守江州。昏老代者至。既交割。猶居右偏。代者不校也。罷起轉身。復將入州宅。代者攔衣止之曰。這個使不得。

○犯胡諱

石勒制法甚嚴。兼諱胡尤峻。有醉胡乘馬突入府門。勒

大怒謂門吏馮書曰向馳馬入門爲是何人而故縱之
有惶遽忘諱對曰向有醉胡乘馬馳入甚呵止之而不
可所謂互鄉難與言非小臣所能制勒笑曰胡正自難
與言怒而不罪

樊坦性廉而疎朴多誤由參軍擢章武內史入辭勒勒
見坦衣敝大驚曰貧何至此坦對曰頃遭羯胡無道資
財蕩盡是以窮敝勒笑曰羯賊乃爾大膽孤當相償耳
坦大懼勒曰孤徇自防俗士不關卿輩乃厚賜之

○犯名

元絳字厚之。知福州日。有吏白事。公曰。如何行遣。吏對曰。合依原降指揮。公曰。元絳未嘗指揮。吏悚而退。僕射韓臯病瘡。醫人傅藥不濡。曰。天寒音硬耳。臯笑曰。韓臯實是硬。

按臯字仲聞。貌類父。濕既孤。不復視鏡。真硬漢也。

楊誠齋名萬里。爲監司時。巡歷至一郡。郡守張宴。有官妓葉少歌。賀新郎詞送酒。其中有萬里雲帆何時到。誠齋遽曰。萬里。昨日到。太守太慙。卽監係官妓。

○一日觸三人

唐郝昂與韋涉交善。因語國朝宰相。諱最無德。昂誤對曰。韋安石也。尋自覺驚走。路逢吉溫。溫問何故倉惶如此。答曰。適與韋尚書語。國朝宰相最無德者。本欲言吉項。誤言韋安石。既言。又鞭馬而走。抵房相瑄之第。執手慰問。復舍項。以房融爲對。言訖。大慙趨出。昂有時稱。忽一日而犯三人。舉朝嗟嘆。唯韋涉遂與絕交。出國史補

○姓誤

何敬客在選日。客有姓吉者詣之。敬客問曰。卿與丙吉遠近。答曰。如明公之與蕭何。

○語誤

元帝皇子生，普賜羣臣，殷洪喬謝曰：「皇子誕育，普天同慶，臣無勳焉，而猥頒厚賚，帝笑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勳耶？』」

劉髦二子俱登進士，長子婦入京，公送登舟，以手援之，郡守見而笑，公曰：「府公笑我乎？若跌入水，尤可笑也。」次婦入京，公時臥疾，呼之牀前曰：「老年頭風，可買一帕寄回，明旦登程，諸親畢會，忽呼子婦曰：『母忘昨夜枕上之囑。』」衆駭然，問其故，乃始撫掌。

○五字皆錯

淵明讀山海經詩曰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
干戚。猛志故常在。有作淵明詩跋尾者謂形天無千歲
莫曉其意。後讀山海經云刑天獸名好銜干戚而舞。乃
知五字皆錯。

酉陽雜俎云天山有神名刑天黃帝時與帝爭神帝
斷其首乃曰吾以乳爲目。臍爲口。操干戚而舞不止。
曹元寵題村學堂圖云此老方捫虱衆難爭附火想當
訓誨間。都都平丈我。昔有宿儒過村學中。聞其訓都都

平丈我知其訛也。校正之。學童皆駭散。時人爲之語曰。都都平丈我。學生滿堂坐。郁郁乎文哉。學生都不來。

○瞎字不識

臧武仲名紇。音切爲瞎。而世多誤呼爲乞。蕭穎士聞人誤呼。因曰。汝紇字也不識。後人遂誤以爲瞎字也不識。

○放生池記

高文虎作西河放生池記。有烏獸魚鼈咸若。本夏事。引爲商事。太學諸生爲謹詞。哂其誤。陳晦行草制。以舜卜禹用昆命元龜字。有倪侍郎駁之。陳疏辨古今命相。多

用此語、擢陳臺端、倪罷去、時嘲云、舍人舊錯夏商、
史新爭舜禹、

射策誤

宋制科題有堯舜禹湯所舉如何、乃漢時宮中謁者趙
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各職天子所服
也、又湯周福祚、乃張湯杜周也、當時士子以唐虞三代
爲對、遂無一人合者、

近時文宗出論題有孔子不知孟子之事、合場茫然
不知、乃論語陳司敗章圈外註也、○蘇紫溪先生視

學浙中，有知人之鑑，而出題險僻，如一至一、二至二、三句三聖人、四句四孔子。場中多有闕筆而出者。

科場中進士程文多可笑者。治平中，國學試策，問體貌大臣進士策對曰：若文相公、富相公，皆大臣之有體者。若馮當世、沈文通，皆大臣之有貌者。意謂文富豐碩，馮沈美少也。劉原甫遂目沈馮為有貌大臣。

○詩鬼正誤

虞文靖在宜黃時，嘗倚樓吟詩，有五更鼓角吹殘雪之句，忽隔溪一童揖而言曰：角可吹，鼓不可吹。亟命召之。

已失所在，蓋詩鬼也。

○高塘

濠州西有高塘館，附近淮水，御史闕敬愛宿此館，題詩曰：借問襄王安在哉，山川此地勝陽臺。今朝寓宿高唐館，神女何曾入夢來。輶軒來往莫不吟，諷言佳有李和風者至，又題詩曰：高唐不是遠高塘，淮畔江南各一方。若向此中求薜荔，參差笑殺楚襄王。讀者莫不解顏。

○草訣百韻歌

有云草訣百韻歌，乃右軍所作，楊用脩戲曰：字莫高於

義之得義之自作草韻奇矣更得子美詩學大成孔子
四書活套足稱三絕

○吏牒

祝氏猥談云一大將乞翰林某詩專令一吏候之免其
他役吏始甚德之既逾改火吏不勝躁具牒呈其將言
蒙委領某翰林文字爲渠展轉支延已及半載顯是本
官不能作詩虛詞誑脫

○馬疑司馬

紹聖間馬從一監南京排岸司適漕使至隨衆迎謁漕

一見卽怒叱之曰、間汝不職、未欲按汝、尚敢來見耶、從
一惶恐自陳湖湘人、迎親就祿、求哀不已、漕察其語、南
音也、乃稍霽威、曰、湖南亦有司馬氏耶、從一答曰、某姓
馬、監排岸司耳、漕乃微笑曰、然則勉力職事可也、初蓋
認爲溫公族人、故欲害之、自此從一刺謁、削去司字、

○○王彥輔塵史乖謬二事

京西憲按行至一邑、辱縣尉張伯豪、斥使下騎而步、日
行、且數其不才、旣入傳舍、有虞候自言、提刑適罵官員、
乃陶中丞女婿、憲矍然曰、何不早告我、亟召尉與之坐、

茶罷乃曰聞君有本適來聊相沮君詞色俱不變前途豈易量耶卽命書吏立發薦章與之

某路憲至一郡因料兵見護戎年高謂守倅曰護戎老不任事何可容也守倅竝默然戎抗聲曰我本不欲來爲小兒輩所強今果受辱憲問小兒謂誰曰外甥章得象也蓋是時方爲宰相憲曰驢年高顧精神不減不知服何藥戎曰素無服餌憲又曰好個健老兒惠酒而去語云朝裏無人莫做官只爲有此輩花臉

○誤答

許誠言爲鄆郡守。有囚益死獄中。乃執去年脩獄吏典鞭之。典曰。小人職脩獄。罪牢破壞。當笞。今賊乃自益也。誠言怒曰。汝胥吏。又典獄。舉動自合笞耳。雖誤却是快語。

○誤黥

陳東官蘇州時。因斷流罪。命黥其面。有特刺配字。黥畢。幕中相與白曰。凡言特者。罪不至是。而出於朝廷一時之旨。非有司所得行。東卽以特刺改準條。再黥之。後有薦其才於政府者。曰。得非人面上起草稿者乎。

○譯設

元時達魯花赤爲政不通漢語動輒詢譯者江南有僧
田爲豪家所侵投牒訟之豪厚賂譯既入達魯花赤問
僧訟何事譯曰僧言天旱欲自焚以求雨耳達魯花赤
大稱讚命持牒上譯業別爲一牒卽易之以進覽畢判
可僧不知也出門則豪已積薪通衢數十人昇僧昇火
中焚之

胡元閏位天地反覆卽此一事可見矣

○防誤得誤

桓溫將舉殷浩爲尚書令先致書聞浩浩欣然答書慮有謬誤開閱數四竟達空函

○不誤爲悞

後唐劉夫人少因兵亂與父相失及貴寵其父劉山叟

負藥囊詣宮門請見時諸嬪御爭以門第相尚后恐爲

已辱卽曰安離家時父已亡歟安得有是命驅出杖之

帝嘗於宮中敝服携篋裝劉山叟尋女以爲戲笑

聞中一媚色且衰求嫁不遂乃決之術士云年至六十

當享富貴之養媚以爲不然後數年聞人有子從幼爲

聞人者聞其母尚存遣人求得之館於外第翌日出拜見其貌鄙陋恥之不拜而去語左右曰此非吾母當更求之也左右窺其意至閭求美儀觀者乃得老娼以歸至則相向慟哭日隆奉養閱十數年而死

○貧父受杖肥媼受養顛之倒之勢利榜樣

○不誤反誤

有一狠子生平多逆父育父臨死囑曰必葬我水中冀其逆命得葬土中至是狠子曰生平逆父命今死不敢違旨也乃築沙潭水心以葬

○誤而不誤

隆慶時紹興岑郡侯有姬方媛一人偶衝道縛至府問曰汝何業曰賣卜岑曰我夫人有娠弄璋乎弄瓦乎其人不識所謂漫應曰璋也弄瓦也弄怒而責之未幾果雙生一子一女卜者名大著。

吳下管生失一小青衣問占於柳華岳得剝牀以膚爻柳素昧文理連味以膚二字忽曰汝有姨夫乎試往其家索之可得也管如其言果獲之柳名益起。

一書生禮奎神甚虔同儕戲之以經書文七首置神座

下書生得之喜曰神賜也稽首受而讀之及試命題一如所讀竟登第。

○不伏誤

陳彭年攝太常導駕誤行黃道有司止之彭年正色回顧曰自有典故禮曹畏其該洽不敢詰。

天順間錢塘張錫作文極捷而事多杜撰有問者則高聲應曰出太平廣記以其帙多難卒辨也類此。

○設福

畢士安作相有壻皇甫泌放縱累戒不悛畢欲面奏之。

甫啓口云臣等皇甫泌卽值邊有警報不終其說越數日又言值上內逼遽起遙語曰卿累言朕已知之矣俄降旨超轉一資畢竟不敢自明李吉甫惡吳武陵欲阻其進知貢舉官懷傍至未接先問吳武陵及第否忽有中使宣敕至主司恐是舊知榜尚在懷卽添注武陵姓名中使去呈李李曰此人至蘇何以及第然名已上榜無可奈何矣二事正相類

○怯讓爲勇

張亮過建安城下壁壘未固高麗兵奄至亮素怯踞胡

牀直視不能言。將士見之，疑以爲勇。相與奮擊敗敵，還報亮。亮猶股慄未寧。

○父僧誤

京師有少尼與一男子情好，欲長畱之，不得，乃醉而斃其首，以弟子齎之。後其妻踪跡至寺，得夫以歸。夫深自慙悔，且囑妻勿洩。俟吾髮長，時其子商於外，婦每怪姑倍食。又數聞人音，穴壁窺之，正見姑與一僧同臥，忿恚具白其子。子大怒，取刀入室，撫兩人首。其一僧也，卽奮刃斷僧首。母覺而止之，不及，告以故。子驗其首，乃大悔。

有司謂雖非弑逆。然母姦不應子殺。遂坐死。

○婆姦媳

萬曆辛卯間。閩門外有朱子用者。子商於外。婦事舅姑極柔婉。姬遂疑翁與婦通。乃夜取翁衣帽自飾。潛入婦寢所。試抱持之。婦不得脫。怒甚。以手指毀其面。姬負痛始去。明旦托病不起。婦潛歸父母家。訴之。父往察翁面無損。歸讓其女不實。女恚。竟自經。父訟於官。翁亦無以自明。鄰里稱姬面有傷痕。執姬鞫之。事乃白。時吳中喧傳爲婆姦媳。

○羅長官

萬曆丙戌間京師有傭工之婦先與衛軍羅姓者交結呼爲羅長官後以隙絕婦久曠愆動乃擇胡蘿蔔潤之每寢執以自娛快意處亟呼蘿蔔爲羅長官鄰人聞之以爲羅君復修好矣鄰有惡少年素垂涎於婦謂之不從恨焉適傭工夜歸與婦寢惡少不知也意其獨宿故無聲挾利刀潛入將迫之捫枕得雙頭誤認爲羅怒甚連斫之而去事既上有司不能決鄰人曰前此每夜其婦必呼其舊好之羅長官然但聞聲未見其人也官以

羅如姦殺人，當重辟。羅極稱冤，竟不自白。惡少歸，嗟嘆不已。妻叩之，備述其故。妻亦與一人有私。其所私者，正避羅慮不美。匿牀下，計欲殺惡少而取其妻。乃以所聞語鳴官。惡少竟得罪，而羅長官乃釋。

○誤哭

今春，吾蘇北教場演武，故事碗手三人，試三碗。碗不響，有罰。第二碗，偶走藥，火噴面黑。其人詣河頭洗滌，而第三碗藥線其逆。碗手懼責，以口吹之。碗忽發，破頭而死。而第二人之婦，初時聞其夫爲碗傷，倉猝來視，卽見死。

屍橫地、以爲夫也。便大哭。第三人之婦亦來同看。反以好言解慰。俄而第二人至。二婦俱駭。詢之知其詳。於是第三人之婦放聲舉哀。而前婦收淚轉爲解慰焉。

○訛言

至元丁丑六月、民間謠言朝廷將采童男女以授隄、爲奴婢、且俾父母護送交割、自中原至江南、人家男女年十二三以上、便爲婚嫁、擾擾十餘日方息。吳僧柏子庭有詩戲之曰、一封丹詔未爲眞、三杯淡酒便成親。夜來明月樓頭望、惟有嫦娥不嫁人。隆慶戊辰、有私闖火

者名張朝，假傳奉旨來浙，直選宮女。一時驚婚者衆，與人厨人，無從顧覓。亦如至元故事，有人改子庭詩云：「抵關內使未爲真，何必三杯便做親。夜來明月樓頭望，嚇得鴛鴦要嫁人。」又訛言并選寡婦，伴送入京，於是孀居無老少，皆從人。有守制數十年，不得已亦再適。又有人爲詩曰：「大男小女不須愁，富貴貧窮錯對頭。堪笑一班居來頃節，巧不充。貞節婦也，隨飛詔去風流。」

○蠍虎窠

守宮與蜥蜴二種，守宮卽蠍虎，常懸壁，蜥蜴毒甚於蛇。

又名蛇賢、俗言與龍爲親家、故能致雨、古法用蜥蜴數十、置水甕中、數十兒持柳枝呪曰、蜥蜴蜥蜴、與雲吐霧、降雨滂沱、放汝歸去、宋熙寧中求雨時、覓蜥蜴不能盡、得以蠍虎代之、入水卽死、小兒更祝曰、冤、苦、冤、苦、我、是、蠍、虎、似、爾、昏、沉、怎、得、甘、雨、

國初、大江之岬嘗崩、人言下有豬婆龍、對者恐犯國姓、祇言下有龜、太祖惡與元同音、令捕殆盡、物之稱冤者、豈獨壁虎哉、

○馬冤

舞馬已散在人間、祿山常觀其舞而心愛之、自是因以
數匹賣於范陽、其後轉爲田承嗣所得、不之知也、雜戰
馬中、置之外棧、忽一日軍中享士、樂作、馬舞不能已、廐
養皆謂其爲妖、操筆擊之、謂其舞不中節、愈加抑揚、
頓挫、廐吏遽以馬怪白之、時人亦有知其舞馬
者、以暴故終不敢言、

謬誤部

終